

平生有两次生活经历,岁月的磨砺越多、越严峻,越显示其警示价值。

都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一次是伏暑,我乘长途汽车,从乌鲁木齐出发,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缘,到喀什,再到柯克亚油田。三天两晚,沿途所见极端单一,左侧是沙丘与戈壁,骄阳荒漠,隐隐跳动着无火之焰,只有稀疏的胡杨,和伴着它迎风舞动的一丛丛骆驼草,间或被旋风卷起一股沙尘,便无声无息。或见公路边驴骡的尸体,因空气干燥,都干而不腐。右侧是绵延不绝的天山,也不见一点绿,散发出火焰山才有的热浪。一片荒凉的寂静,胜似置身远古的蛮荒,我就是在等待燃烧的一枝枯木。另外一次,是在山花烂漫的初夏,从哈尔滨出发,乘吉普车穿越小兴安岭的原始森林,到达黑龙江之滨的漠河北极村,住下来,等待第二天黎明观赏北极光的奇景。那种寂静呀,仿佛听得到黑龙江茶褐色江水漩涡打转的声音,把我的身心整个儿融化了,化成了丰草绿缛而争茂的一员,恣意吮吸着润湿的空气,舒展肢体,不负美景良辰……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静寂。三十余年来,往往不请自来,发出这样的叩问:为什么如此迥异?静寂,这一源于天籁的空间感受,本来就千差万别,安静,平静,宁静,幽静,娴静,清

小楼无妨花自红

寇宗鄂

蛇年岁尾,马年蹄声将近,我正在霸州艺术馆作画。其间,应马文鸾之邀到她府上赏画,并囑我为其即将出版的画集作序。我虽有些胆怯,但不便推辞,也实在不应该推辞。我作为一个外地人,在霸州办画展、艺术馆和研讨会,都得到她的热诚支持和鼓励,于是便鼓起勇气答应下来。

认识马文鸾还是从认识她的画开始的。记得几年前去霸州李少春大剧院参观,在大厅里被一巨幅牡丹图所吸引,于是在画前驻足良久。画面优雅而大气,层次分明,设色艳而不俗;花朵饱满丰硕,枝叶茂盛,疏密穿插有致,姿态摇曳,灵气鲜活,极富神韵,巧用胭脂以及对水分的把控适度,便可见出与众不同。我个人的审美爱好也更喜爱用胭脂画的牡丹,色彩厚重而沉稳,雅致而俏丽。听说她每年都要到北京中山公园、河南洛阳、山东菏泽等地写生,不辞辛劳,非常勤奋,令人感佩。我曾多次探询马文鸾情况,不久便得缘与画家晤面,之后又几番接触,感觉她纯朴温和,待人热情真诚,谦虚低调,确如耳闻,人品与画品是统一的。

在马文鸾府上,我有幸欣赏了她的许多画,对她的创作面貌更有了一个总体印象。当一幅幅画作铺展开来,顿觉小楼内忽而春意盎然,忽而秋风阵阵,满室芳艳,仿佛步入一个将四季纳于一室的花房之中。这种化真实为神奇并且亦真亦幻、可圈可点、可收可放的境界,可以说是画家的“特权”。人们知道她画得最有名最多的是品种繁复的牡丹,姚黄、魏紫、大红的,洁白的、繁翠的,还有难得一见的墨牡丹。花中的黑色十分珍稀,也最难表现,对画家的技巧、经验的成熟乃至审美趣味与取向等都凝聚在笔墨之中。

荷与菊两种花,也颇受中国画家的喜爱。马文鸾也不例外,这是这一传统命题的继承与延续者。值得指出和肯定的是,她还有另一种类型的表现乡土情结的作品。她出生于农村,对家乡的一花一草充满深情。田间地头的野菊和蒲公英等小花小草,她付出极大的热情与精力,她在绘画语境中注入乡愁和乡韵,更加引人怀想与思索,也让作品有了审美向度和深度。

马文鸾还是书家,也善写旧体诗词。在画上题诗,诗与画或相互补充、映衬,或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人们常说诗为画之魂,书为画之骨。这是传统文人画家的惯常做法,更是画家素质及精气神的集中体现。

最后我想说,我们尊重和继承传统,但不迷信传统。有时,艺术上学识和性情大于功力,尤其是文人画,正如梁启超所说:“如果说能够表现个性,这就是最高的美术。”让我们以此共勉。

是为序。

(《马文鸾画集》序)

人生始终如初阳

——行走“天地中心”之十四

俞天白

静,冷静,寂静,文静,肃静……却少见如此大的反差。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静,可说是超越霜刀雪剑,在施行无情杀戮,绝对是“常以肃杀而为中心”的枯寂之静!而漠河之旅,迎风低语的林木,散发着清香的花草,处处打着旋转,以舞步的姿态奔流的江水,鸟兽争鸣的群山,仿佛通过温润的空气,都伴随着我,在期待北极光的出现。这一种“鸟鸣山更幽”的清幽的宁静,为协力同心所营造,注满了绚丽、神奇的期待,称之为展示生命力、呼唤生命汇聚的序曲而无愧!置身其间,婴儿会香甜地深眠,在习惯性的吮吸动作中茁壮成长;青壮年会倍觉生命的珍贵,奋发向前;而生平曾经种种美好,也会悄然潜回血液,使龙钟老人反刍青春,重启生机……

宁静,安静,平静,这种常用“天籁”来赞美的心界空灵之境,原来根植于平衡,或者说其本质就是平衡,生命,就是在这种荡涤物界的喧嚣中演化的。正如中医药对人类机体的理解:生命是一个自然体,健康源于阴阳、五行运行的平衡,借助这一平衡,使

机体日臻完美。为此,将治病疗疾称为辨证施治。《红楼梦》写到治疗薛宝钗“热毒”的“冷香丸”,就是采集四时花卉、雨露与阳光制成,以协调的天时之功,平衡她的机体。

原来,三十余年来,总是携手重现的这两次经历,竟是上苍在警示:世界要发展,机体要借“天”而“化”育,享受生命的欢乐,展示人生的价值,就是各种因素的平衡,其可供衡量的重要尺度之一,就是这份心界的静谧。

的确,世界缤纷万象,生命荣枯更迭,始终都是在寻求机体的平衡。我们在父母、兄弟、姐妹、妻儿之间寻求,也在亲友、邻居、同事、上下级之间寻求。这种寻求,是心界的,也是物界的;是人格的,也是伦理的;是感性的,也是理性的;同时,



金秋新丰

(中国画 200×200cm)

沈舜安

也在人类与大自然之间寻求。今天平衡了,明天又失衡了;此地平衡了,彼处却失衡了,平衡,失衡,再做新的平衡……我们学习、工作、创造,都是为了掌握这一循环不息的平衡的规律、技能与技巧,或长驱挺进,或迂回妥协,有成功的欢乐,也有失败的烦恼与苦痛。为了将被动化为主动,我们不断总结经验,关键,总离不开对生命如何尊重,对大自然如何敬畏。塔克拉玛干和北极村给我这两种“静寂”的强烈对比,揭示出了平衡的正道。

这一正道告诫我们,寻求这一宁静、安静与平静,主体永远是“我”。不论在自然生态之间,还是在社会各种群体的连环扣中,首先是我们内心的平衡。都知道,衣食住行,昼夜交替,春秋更迭,创家立业,要平衡物界而获得宁静、安静、平静,就是“我”如何主宰种神欲求,做物质的主人,使精神在平衡中升华,如此,当挫折一出现,想到塔克拉玛干那一望无际的,教人遥想远古蛮荒沙漠,就会发现,

新闻;雇主家所处的聚居区,有着多面等庞杂的来源;教友安德鲁道出了尼日利亚的灰暗往事;神秘的使馆楼则承载着人们对柬埔寨的好奇和误解。多元文化在这里激荡碰撞,自然而然地让故事的主人公产生了身份认同方面的思索。法图聪明善良而天性乐观,尽管栖身于站不下第二个人的斗室,辛勤工作却没有

多元文化交响曲

李英兰

报偿,但她却因与报道中的奴隶相比拥有雇主的信任和少数自由外出的权利,从而认定自己并非囚徒而感到沾沾自喜。在故事高潮中,法图的恩情使雇主一家无法再心安理得地继续保持高高在上的姿态,阶层间的矛盾被这个小小的事件激发,从而导致更加不公平的结果。信仰和现实的矛盾,不同种族、阶层的冲突与隔阂,被作者以娴熟的技巧刻画得入木三分。

作者洞察生活,以小见大地展现现代都市中不同族裔和阶层的生存状态,似乎具有那种与生俱来的从城市喧嚣中提取交响乐章的能力。她的文字和语言架构有一种特别的音乐般的律动感,这一点在中文译本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小说中使馆楼高高围墙上羽毛球的厮杀,是故事发展中一再出现的和弦。



去英国旅游,想好要到当地酒吧体验一下,结果到回来,也没有在酒吧坐过。

在爱丁堡时,推门进一酒吧,里面坐满,不少人站着喝酒,因为走得有点累,所以还是换了一个可以坐的咖啡馆。

到格拉斯哥,住处旁边有一连锁酒吧,想晚上时去坐一会,结果天黑风冷有雨,上了楼就不想下去。

在多佛尔,海边远眺回来,也是风雨交杂,找到一家深蓝色店招的酒吧,进去后同伴觉得有点乱,于是换了隔壁的咖啡馆。

进当地酒吧坐一会,是个简单愿望,而一直没有实现,心中耿耿。到机场了,同伴说那里有个威士忌酒吧,要不你去喝上一杯再上飞机,但此吧敞开无门,里

生命是如此的短暂与可贵,就会发现,我,不过是一棵草,应该像期待绚丽的北极光那样,在柔风,明月,鸟鸣,水韵……以宁静为主旋律的协奏曲中,努力将一次次平衡,作为享受生命自由与欢乐的一个过程,人生始终如初阳,山川草木,才能因我而灿烂。

生命是如此的短暂与可贵,就会发现,我,不过是一棵草,应该像期待绚丽的北极光那样,在柔风,明月,鸟鸣,水韵……以宁静为主旋律的协奏曲中,努力将一次次平衡,作为享受生命自由与欢乐的一个过程,人生始终如初阳,山川草木,才能因我而灿烂。

生命是如此的短暂与可贵,就会发现,我,不过是一棵草,应该像期待绚丽的北极光那样,在柔风,明月,鸟鸣,水韵……以宁静为主旋律的协奏曲中,努力将一次次平衡,作为享受生命自由与欢乐的一个过程,人生始终如初阳,山川草木,才能因我而灿烂。

面只有一两人,殊无氛围。

后来想了一下,简单愿望而未能如愿,其实是有原因的。就喝酒的需求而言,当地人大都喝啤酒,英国的啤酒也不难喝,但啤酒冷,天寒不大想喝。威士忌爱丁堡买了一瓶较好的,路上喝完后伦敦又补了两瓶。晚上在温暖的房间自喝,不大想顶风冒雨出去。

在当地,酒吧有点像我们以前的茶馆,是社交和休闲的场所。在塞伦赛斯特,羊毛宾馆住下后,吃了一顿较好的晚餐,夜间上街漫步,风雨之夜,街边酒吧灯光,有几分家的意味。但作为旅游者,每天日程都排好的,没有大块空闲时间消磨,所住的旅馆就是临时的家。倒是咖啡馆,休息一下,补点水、点心,有这需求。

愿望,即使是简单愿望,如果不是自然需求,排序上台会后,如果强行实现,也会因其不契合而失其意境。

周柏春在表演独脚戏时,语言节奏控制得相当好,该慢则慢,该快则快,有时出现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不连贯的短暂停顿,似乎是瞬间忘词了,还假意儿羞涩一笑。如“迪格,迪格……”上海人把这种念白,叫“吃螺丝”或“打嗝仑”。滑稽界内行叫“慢半拍”。这样的短暂停顿,往往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卖关子”、故意吊观众胃口,停顿之后出其不意地放出噱头,让人感觉意外,恍然大悟,收到喜剧效果。一种是制造误会和矛盾使剧中人或他处于“有苦难言、有口难辨,说不清道不明”的受委屈、受冤枉的尴尬之中,从而让事先从他的交代中已明白真相的观众感觉滑稽,开怀大笑。所以,周氏说表的慢悠悠,短暂停顿与不连贯,其实是留给观众咀嚼与回味的间隙与空间。最佳的喜剧效果始终是周柏春一生的艺术追求。他胸有成竹,并非忘词。“迪格,迪格”,不慌不忙说出台词是苦练后的一种修养,一种境界,已成了周柏春独脚戏的表演特征,并为广大观众所认可与接受。我们不妨将这种独脚戏的表演风格称之为“周氏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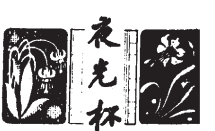
然而,在独脚戏的表演中,我们会发现,一些演员的基本功很好,口齿清晰,说表能力也强,就是在台上的思维过于敏捷,反应快速,控制不了表演节奏,念白一句连着一句,中间缺少必要的间隙与停顿,所放的“包袱”、噱头随口带过,没有给观众以回味咀嚼的余地,所以不能形成观众与演员之间的喜剧互动,这是十分遗憾的。说表节奏的快、慢、停顿,是一种辩证关系,既要从严喜剧效果出发去调节,还要善于把握台下观众的心理脉搏与反应。所以这种节奏的把握,语速的快慢,声调的高低强弱,语气的火爆与温婉,是滑稽表演艺术中一门值得深究的课题。不是所有滑稽演员能像姚周那样做到“炉火纯青”的。说到底,这是一个内在修养的问题。

有人会说,袁一灵老师还不是在台上语言快捷,台词一句接一句,像连珠炮似地砸向观众吗?这里要指出,一般的说表与贯口是有区别的。袁一灵的特长体现在贯口中,观众就喜爱他这种不打“嗝仑”的快速的贯口节奏,这又是另一种表演风格。典型的例子就是《金铃塔》唱词中不少回环的词语重复,给表演者带来很大难度,不经苦练、久练,是达不到效果的。

莱茵河之旅

陆继农

日游欧陆夜归船,食兼中西海鲜鲜。一河碧水穿九国,两岸青山漫无边。城堡千个英名留,欧盟一统货币连。维京好客安排细,相邀明年多瑙前。



夜光杯

你所经历的每一件事都在为你而铺路,明请看本栏。

十日谈

阅读中的真善美

责编:祝鸣华